

在金川

——陇西记行之四

周矢

戈壁滩上全是碎石、石片、石块，黑色的、灰色的、赤色的、蓝色的，却没有一块卵石。“一川碎石大如斗”，“川”未必是河，“碎”却是无疑的。岑参这个“碎”字，用得何其准确啊。

几百公里没有村落，没有人，行者未免寂寞。但就在这不毛之地上，却突然冒出一个近十万人人口的城市来，叫做金昌市。金川有色金属矿是这个城市得以出现的原因，这里出产镍，以及金、银、铂、钨、铀、钼等十几种稀有的有色金属，是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公司。

我们在这里住下了，主人小心翼翼地带领我们远远地看了一眼露天矿，然后便下了死命令：一律不得下井，以防发生意外。这可急煞了我们几个。

五月十一日，我鼓动了平凹，又拉湖南的老“矿工”谭谈作伴，说服了矿上的作家杏果，让他带我们下井去。

一人一辆自行车，一直驶进矿区。进入平巷时，已是下午四点钟光景了。

所谓平巷，就是从山脚平地直通山心的一条巷道，用钢筋水泥铺就，灯光闪烁，十分安全。渐向里去，身后入口的光，便剩下一面小小的圆镜子了。想到太阳是不属于井下的矿工的，身上便冷了起来；水滴在巷道里不紧不慢地呢喃着，泛起一种金属

声，那是镍的精灵在呼唤呻吟吧？

灯光渐渐弱了，前面的巷道是一个神秘的谜。四个人默默地走，一个踩着一个的脚印，巷道里只响着脚步的回声，仿佛进了一座威严、神圣的殿堂。

竖井却是一个热闹的世界。罐笼隆隆地鸣叫着，笼里挤满一群穿着臃肿的人。因为没有太阳，一个个眼睛瞪得很大，眼白便是两支电筒。人们放肆地海聊着，有咒骂迟迟不肯驻足的罐笼



溪（木刻）郭义明

的；有取笑谁谁的媳妇长着那样一副眉眼的；更多的则在抽烟，蹲着，身子蜷成一个球，似乎在作一个力的集聚。

突然，罐笼由头顶的大黑洞里降落了，气动栅栏用沉重的呼吸吹开了大门，人们呼啸一声，便拥了进去。有人在骂娘，是上层把一个烟蒂扔进了他的脖子。三层的罐笼象一个罐头盒，将近百人压缩在一起，我们便象炮弹一样装在炮膛里被射进了地心。

好象只一秒钟，我们已在四百五十米的深处了。走出罐笼，又仅仅一眨眼的工夫，身边挤满的矿工气息立刻消失不见了；周围是四通八达的巷道，矿工们仿佛被溶化了；巷道低而且狭，到处积着淤泥和污水，听不见人声，只偶而有一种打雷似的隆隆声从巷壁间挤出来，大约是附近巷道的矿车，不由令人产生一种恐惧和神秘。我不敢再问一句话，生怕惊动了地下的精灵；我信这精灵就在身边。也许墙根那潺潺的流水，就是他因财富的被掠夺而哀叹的泪水吧？我轻轻用它搓揉我的手，却冷得彻骨，全身一颤，仿佛感到这精灵心灵的抽搐了。

万幸，我们碰到一位助理工程师，一个矿工的儿子，是去年刚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分配来的，他负责这一层开采面的技术工作，我们便与他同行。

一条巷道是多长呢？我不知道，我们走完了四十四条巷道，走了一个小时。也许我们正走在金昌市的中心吧？我们扶着墙，一步接一步在泥水中跋涉，却被一长列矿车挡住了去路，车上堆满了闪光的黑石头。正要犹豫，那位助理工程师突然立定了足，说：“到采场了”。



“回力牌”球鞋（幽默画）彭敏敏

炼

鲁元

是引来太阳奔涌的光波是装满晚霞坠失的云朵轻捷的风，深沉的雷联袂结伴，奏一曲金光四射的歌

歌在欢腾中捧起红云云在笑声中化成洪波当一群灿烂的金星落地坚与美啊合成着大地的生活

堂堂武汉市长微服出访，挨了一顿臭骂，噢……

事情是这样富于戏剧性，真的应验了那句老话：“官凭印”。大印在手，自然平添了威风，抬高了身价。如果掌印出访，那还不是前呼后拥，声势豪壮。而接风的，洗尘的，不甘“寂寞”的，又有几个不是满脸堆笑？令人奇怪的是，那些满脸堆笑的者往常那副神气，不知怎么地忽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只剩下口中的唯唯和脸上的谦恭。这恐怕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缘故罢。

然而微服出访，却寒伦多了。尽管他还是他，但此时因无官印开路，便失了虎威。青衣小帽，一个鼻子两只眼，与庶民百姓有何不同？而遇到他的人，也是肉眼凡胎，没有特异功能，哪里辨得了什么真假？故尔在微服面前，就往往露出了当行本色，赤裸裸地无所遮掩。什么禁令呀，不行仍不行，不止偏不止。倘若你再不知趣，偏要究根问底，那就休怪无情了，谁叫你不亮“印”呢？

可好就好在亮印，方识了

“庐山”真面目，盖事物此时正处在“天然无雕饰”的状态，约略摸不着了假；即使盘根错节，经此一访，也立时可以明析。难怪古来英雄雄主，名相贤臣，尊此道者大有人在。就说况钟罢，此公若不私访，苏戌娟和熊友兰岂不身首异地？这两条人命，大概也象窦娥那样，冤哉枉也了。

只可惜微服出访之事，现在竟稀罕了起来。以官印抬身价者却所见不鲜，这些“公仆”，只怕屈尊，只怕不突出，只怕威风不够，就连出访也煞是热闹，但谁能保证他们不被那些表面文章搞晕头，甚或被假象蒙骗呢？真有意思！一方是一味的报喜，一方是盲目的乐观。谁知在报喜和乐观之中，忧却出现了，悲却出现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自然也露出了庶民百姓的不平之鸣。

于是，“官久渐觉民命轻”者，便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跻身于名利场了；而尚知民为重者，自然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除掌印明察外，还要微服出访。

而偏偏有些事情，非得微服出访不可。

微服出访别感

杨乾坤

基石（摄影）古力

我有了阳台，我在我的领空尽情往来。每天，台上的白玫瑰向我嫣然微笑，她也憧憬着我的未来。

我有了阳台，霞光虹彩都涌了进来。它们娓娓讲述着今天的故事，而且暗示我：明天，有一个美妙的世界。

我有了阳台，春风之友也可以自由地进。我不再守着灰白的炉火，为大地复苏的信息，咀嚼苦味的忍耐。

我有了阳台，阳光之神终于自由地进来。我不再屈臂抱肘，为漆除壁角的阴霾，发丝过早地愁白。

我有了阳台，房子的阳台开在墙壁上，社会的阳台开在人的心扉上。——题记

阳台水白

私人理发店

上海 杜梦璞

街口，新开了一家私人理发店。正值年前，店里生意忙得很。

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挤进玻璃门，悄声对老板说：“托儿所阿姨答应接你家宝宝了，只是请你关照一下，年前她要烫个头”。

老板连忙感激地点头说：“好，好的。”矮矮胖胖的女人又叮咛他：“你只收她两块钱噢。”

老板又点头说：“好，好的。”那女人又撂下一句“做得好点”，挤出门去了，玻璃门“砰”地一声响，关上了。

老板立即骂起来：“孩子还没进门，她倒先进我的门了，奶奶的！”

老板娘立即帮腔：“三块五是三块五的头，两块是两块的头！想揩油，做梦！”

徒弟立即接过话去：“哪有那样的好事。等她来了，我对付。我只要她一块钱，洗上一回，叫她变得象一个狗窝！”

第二天，那位阿姨来了，老板亲自为她认真地烫了发，再三说是自己人，一分也没有收。等她一走，那一声“砰”才响过，三个人又一人一句骂了起来。

接着，第二天，第三天，自称是托儿所阿姨的一个接一个来了，一共来了十三个。

老规矩，还是老板亲自“处理”，当然还是不要钱。等客人一走，三个人又照旧地骂半天。

最后一个烫完头，刚好是大年三十。

文如秋树春花

夫育

这个比喻是从郑板桥一幅谈写作的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中杜撰来的。

“三秋树”比喻写文章要简洁明了，力避繁缛。就象树木到了深秋，叶子落了，剩下了枝干，显得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而不是象盛夏那样，浓叶密蔽，枝蔓盘错，分不清脉络。郑板桥在这里用“三秋树”比，而不用“三九树”，除了与下联的“二月花”相对外，大概别有一番寓意的。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曾说：演戏，初演

徐家权

设计

